

风靡中国的大众文化经典



一代评书大师的经典作品
伴随着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他是将评书从书馆引入广播大市场的第一人；他是评书艺术开设专门广播评书频道的第一人；他是评书进入电视的第一人；他是开创红色评书、弘扬红色评书文化的第一人；他是将评书与网络结合，开创网络书场的第一人；他是系统整理传统评书、著书出版的第一人；他是以评书形式宣扬企业文化的第一人；他是将评书艺术推入产业运作的第一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那苍凉、浑厚、略带沙哑、举世罕有的嗓音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他就是单田芳。

上架建议 名家作品·长篇小说

ISBN 978-7-5008-5091-5



9 787500 850915 >

ISBN 978-7-5008-5091-5/1.1315 定价：78.00元（共两册）



单田芳 单瑞林◎著

三侠五义 上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侠五义 / 单田芳, 单瑞林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08-5091-5

I. ①三…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0389号

三侠五义 (上下册) 单田芳 单瑞林著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阎更伟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383056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61.5
字 数	1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 (共两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五十二回	翻江鼠含泪劝韩彰 蒋则长巧言捧邓车	434
第五十三回	翻江鼠失算被擒 欧阳春出语激贼	443
第五十四回	邓家堡北侠破群贼 鸳鸯桥蒋平擒淫贼	452
第五十五回	信阳州淫贼受惩 霸王庄土豪作恶	462
第五十六回	小霸王肆虐绑钦差 朱素贞水牢救太守	471
第五十七回	救难女欧阳春惩恶贼 逢高人小艾虎拜义父	480
第五十八回	擒恶霸邓车打劫 告恶状家奴进京	491
第五十九回	倪太守持正遭横祸 马朝贤行贿欲翻案	500
第六十回	接御旨白玉堂赶奔杭州 逢高人锦毛鼠聆听教诲	510
第六十一回	白玉堂性傲会北侠 欧阳春大义赴东京	519
第六十二回	黑妖狐设计赴汴梁 东方侠捷足盗龙冠	528
第六十三回	安赃物兆蕙进佛楼 诉冤情艾虎跪长街	537
第六十四回	陈总管清查四肢库 白护卫拜访枢密院	547
第六十五回	除恶贼皇上传圣旨 访名人义士奔军州	558
第六十六回	翻江鼠传书汴梁城 小义士得信绿鸭滩	568
第六十七回	葛弟兄当院战义士 沙姐妹半道截蠡贼	577
第六十八回	丁兆蕙含笑充媒妁 金面神嗔怒派喽啰	586
第六十九回	沙龙兵困两军阵 蒋平误走婆婆店	595
第七十回	蒋则长阵前斗恶贼 欧阳春仗义擒土匪	604
第七十一回	颜查散查办襄阳府 白玉堂打探冲霄楼	612
第七十二回	公馆内邓车盗金印 厅堂下钦差劝盟弟	620
第七十三回	锁雨墨白玉堂再探冲霄楼 犯机关锦毛鼠命丧铜网阵	629
第七十四回	颜钦差真心哭盟弟 蒋校尉假语蒙群雄	637
第七十五回	救民女卢芳惩贼寇 捞金印蒋平显神威	646
第七十六回	扮钦差蒋平布罗网 捉刺客展昭追穷寇	656
第七十七回	盘龙岭二侠落网 晨起望陆宾打探	665
第七十八回	勇夺船蒋平救徐庆 急撤离二侠阻追兵	674
第七十九回	请柳青蒋平遭戏 进军山智化出谋	683
第八十回	暗设局二杰入军山 试武艺北侠降毛宝	692

第八十一回	毛宝无能丢双耳 七杰聚义怒耳目	700
第八十二回	众侠客带醉劫钟雄 武国北贪色反丧命	709
第八十三回	钟雄倒戈众侠定军山 韩彰失策钦差失踪	717
第八十四回	张家庄龙虎豹结义 奇春园小伙子复仇	725
第八十五回	为复仇两小斗园主 逞侠义艾虎惹官司	735
第八十六回	小义士遭殃高家店 贾大虎逞威徐家庄	743
第八十七回	三爷杀人逃他乡 徐良遇师学武艺	751
第八十八回	为徒弟魏真请高人 慢考察老者戏徐良	759
第八十九回	苦学艺徐良出师 犯坏水白眉戏贼	768
第九十回	夺宝刀徐良喝群贼 回武昌众侠聚饭馆	777
第九十一回	傻子犯浑丁大爷道歉 胡吃挨揍韩天锦出世	786
第九十二回	遇杰村粉子都定亲 黄花镇小五义结拜	796
第九十三回	回家乡二侠遭难 为盟兄艾虎劫狱	805
第九十四回	救兄弟艾虎遭戏 耍小孩徐良识友	815
第九十五回	审旧案两犯人脱逃 私访查邓九如遇险	823
第九十六回	十字街小元霸惹祸 鲁家林铁戟将训儿	831
第九十七回	降傻子翻江鼠收徒 战贼寇铁戟将负伤	840
第九十八回	擒水贼蒋平审真情 救钦差众侠赴贼窟	848
第九十九回	两军前高谢施淫威 斗贼寇展昭显真功	858
第一百回	战吴元徐良夺宝刀 斗双枪白眉降寨主	867
第一百零一回	释钦差小诸葛弃暗投明 请彭起翻江鼠软中带硬	876
第一百零二回	入庙宇蒋平遇贼 拜义父小侠学艺	885
第一百零三回	恶贼狠心恩将仇报 义侠持正为师复仇	894
第一百零四回	山西雁智破女淫贼 白头翁图解冲霄楼	902
第一百零五回	坏总弦群雄大破冲霄楼 夺盟单众侠夜战反王府	911
第一百零六回	战贼寇傻子扬威 敌徐昌双侠败阵	920
第一百零七回	谈笑间山西雁连胜三阵 谨慎中白眉毛力战恶道	928
第一百零八回	斗恶道徐良祭背弩 同学艺师兄恨师弟	936
第一百零九回	师父双出马恶道理亏 群雄齐奋战大破贼寇	944
第一百一十回	破贼窟襄阳王出逃 入敌巢臭豆腐遇险	952
第一百一十一回	小贼寇乘虚袭公馆 谷云飞解围擒贼首	961
侠义风骨今犹在（代后记）		969

5府22个县，俨然就成了二号的天子，执掌生杀大权，手下光军队就有十几万。庞煜到了陈州之后，刮减地皮，荼害百姓，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老百姓提起他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有些正直的官员，曾经上本参奏他，结果皇上都不知道，就被太师庞吉知道了，凡是告他的人不是丢了脑袋，就是丢官罢职，弄不好满门抄斩！为这件事情，大家伤透了脑筋，谁也不敢告他。就拿这次陈州闹灾来说，安乐侯庞煜不但不救济百姓，相反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中饱私囊，人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天灾是次，人祸为大，谁愿意讨这个差事？到了陈州惹不起安乐侯庞煜，你要真救济百姓，他拦着；不救济百姓，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受夹板儿气，左右为难。所以谁也不说话。

仁宗皇帝不了解这个情况，他还生了气，一看没人说话，他就问左班丞相王苞。这王老丞相七十多岁了，也是三朝元老，过去他给仁宗皇帝当过老师。仁宗就问他：“恩师，您看何人放粮为宜？”

“呃！”老头子一听，就是一哆嗦。这件事真叫他为难，皇上问到自己头上，你说怎么回答呢？自己去那是不可能，那派谁去呢？放粮这差事非同儿戏啊！他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呀！赶紧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荐举一人，就是开封府尹包拯包熙仁。”

仁宗赵祯大喜：“对呀！恩师不提，我倒把此人忘了。我看非包拯不可！”

四帝仁宗做了决定，刷下一道圣旨：命包拯包熙仁马上做移交工作，赶奔陈州前去放粮。包拯领旨谢恩之后，也有一层顾虑，自己官小职微，充其量就是个三品府尹，那到陈州放粮，怎么对付这个安乐侯庞煜呢？

包拯经过与王苞的商讨，最后在皇上面前，讨下三口铜铡、两口宝剑、金牌一面，有先斩后奏之权，见官大三级！包拯这才答应。择良辰，挑吉日，带着手下武士，离开开封府，浩浩荡荡赶奔陈州。

包大人放粮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全国传开，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消息也就传到陈州。

这一天，大国舅安乐侯庞煜，洗脸漱口完毕，喝着槟榔燕窝粥。这三年来他发了大财了！不光为钱，暗地之中，他还有不臣之心，跟那西夏国^①还有联系。如果机会来了，他要推倒大宋朝的四帝仁宗，由他取代，担任天子。你说这家伙野心有多大啊！

他正喝着粥呢，门一开，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五短的身材，骨瘦如

^①西夏国：这里指西夏（1038—1227），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自称“大夏”。

柴，跟猴儿差不多，下巴颏长着一缕山羊胡，两个眼睛倍儿亮。安乐侯一看，正是手下的大谋士李奇。就见这李奇慌慌张张，来到安乐侯面前躬身施礼：“国舅爷早！”

“啊，早早早！先生来喝碗粥吧！”

“不，国舅，大事不好啦！”

“啊？”安乐侯一愣，赶紧把粥碗放下，“先生，此话怎讲？”

“哎哟！我的侯爷您还不知道呢！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就是那包拯包熙仁，赶奔陈州放粮来了！名义上是放粮，实质上是查办您的罪行啊！这家伙打出旗号，唱出口号：要代理民词，受理案件。这三十年审不清、问不明的案子，他一概都管啊！手中掌握生杀大权，可以先斩后奏！我的侯爷，这黑老包要来喽，对您可太不利了！咱们关上门说个自己人的话：您做那事儿，要叫他抓住一条儿，脑袋可就搬家啦！侯爷，速想对策才是！”

安乐侯听完了，不但不着急，反而乐了：“哈哈！哎呀！我说李先生你真有意思，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闹了半天来了钦差大臣。包黑子来了，他管别人去，管我他管得着吗？要叫国舅爷高了兴，他在陈州多待两天。要恼了本国舅，我把手掌一落，让他化为齑粉！”

“国舅，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包黑子非是等闲之人，您知道他的历史吗？”

“什么历史？”

“哎哟！国舅，您是不了解情况啊！这包黑子是安徽人，据说生在什么小包村。这家伙自幼聪明，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目识群羊，走马观碑，有过目成诵之才，饱读各种书籍呀！他知道的事太多了！16岁就当定了远县的知县，一口气断了72条疑案，都是大案啊！受到老百姓的拥戴，所以人送外号‘包青天’！后来也不怎么的，听说审了一个案件，叫乌盆案。包拯一着急，当堂上把凶手赵大给打死了。为这件事，西台御史参了他一本，落了个丢官罢职。你别看丢了官的，这包拯并不灰心，把脑瓜剃了当和尚了，拜东京大相国寺的一目了然僧为师。几年以后，该着他走红运，皇上查看清官册，又把他发现了。一句话，提升他为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官升了三级呀！自从他当了府尹，那是铁面无私，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执法如山。就是在天子脚下，朝郎驸马，公伯王侯，公子王孙，四相九卿，八大朝臣，也没有不怕他的！这次皇上把他派来，对您可是大大的不利呀！国舅爷您可大意不得！”

“嗯！先生，要冲你这么说，我该怎么办？”

“国舅，‘未曾来水先迭坝’，咱们得先发制人！”

“那你说说怎么治他？”

“国舅我跟您出个主意，不能让黑老包到陈州。他要来了，就难办了！您

“多谢侯爷栽培！侯爷，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合适？”

“事不宜迟，越快越好！我看明天你就起身。”

“恩！好！明几个我就走！”

“另外，在什么地方杀他我就不管了。你千万要多加谨慎，事成之后，速报我知！”

“侯爷，您放心吧，我干这事儿不是头一回了，有经验！哈哈！各位英雄，咱们改日见啦！改日见！改日见！”

说着这小子转身就要走，那个谋士李奇，赶紧过去把他拉住了：“等一等！等一等！项壮士，我还有一言出口！”

“先生，您有什么话说？”

“项壮士，不有那么句话吗？未料胜，先料败。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可不能把这弓拉得太满了，把这话说得太绝了！那包黑子不是一个人，他出来，身上带那保镖能少得了吗？你知道都有什么能耐？要杀他谈何容易呢？所以，你必须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等闲视之！退一步说，假如说你行刺不成，那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为国舅爷死了也就算了，假若不死，被人家生擒活拿，壮士，你怎么办呢？”

安乐侯一听，这话有理：“对啊！项福，你要叫人抓住怎么办呢？”

“哈哈，国舅，先生，你们说得有理，这个事我早想过了。不过你们放心，行刺的事情万无一失！假如说，我要叫人给抓住了。那就豁出我这条命去了，这一百四十多斤就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想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酷刑，也撬不开我这张嘴！我宁愿死，也不能把国舅爷和先生你们出卖了！”

“好！项福，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来呀！点银子！”

为了鼓励项福，先给他钱。时间不大。把三万两银子给拿来了，这算定钱。三万两，那堆得跟小坟头儿一样！当然他不便拿了，不过里头有一部分银票。项福一五一十全都过了数儿：“国舅爷，我可财黑了！”

“没关系，你拿去吧！剩下那部分，等事成之后再加倍给你。”

“多谢国舅爷栽培，嘿嘿！”他把包儿往手中一拎，往两旁瞅了几眼，“各位，咱回头见！国舅爷，您听喜信儿吧！”

安乐侯庞煜觉着他们这个事干得挺秘密，谁也不知道。其实他想错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道是隔墙有耳。就在他们商议这件事儿的时候，在东房上趴着一个人，这些阴谋诡计，都被这个人给听去了。

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了不起的英雄南侠展昭展雄飞。南侠是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遇杰村的人。这小伙儿自幼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武功盖世。手



使一把巨阙宝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要讲到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的功夫，没有他不会的！这个人不单能耐大，而且人品端正。在这一生之中，路见不平，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贞夫烈妇，孝子贤孙，那好事儿没少干！

这个侠客，不能说光能耐大就是侠客，还得人品好！展雄飞很早就认识包拯。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俩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包拯当官以后，曾经给展昭写过信，约请他到官府当差。但是展雄飞谢绝了。南侠以为：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那玩意儿多受约束。好在自己家里，还有几个钱儿，没事练练武艺，访访朋友，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何乐而不为呢？要一当官就叫夹板给套上了。再者一说，南侠也看不惯官场那些黑暗的事情，所以就拒绝了。别看他不当官，跟包大人常有联系。后来包公荣升开封府府尹，作为朋友，展雄飞十分高兴。他在家待得挺烦闷，打算到东京去溜达溜达，顺便看看包拯。所以挎着宝剑，带着川资路费，离开常州府赶奔京城。

这一天行走路过陈州地界，他一看，怎么那么多的难民呢？大道上扶老携幼，推车担担，这人是叫苦连天。经过一了解，这才知道陈州闹了干旱。而且他也了解到，天灾是小，人祸为大，这块儿出了个恶霸安乐侯庞煜。

南侠一皱眉，心中暗想：这庞煜是个什么东西？噢！是安乐侯扫北元帅，又是个贪官酷吏。别看官府不能动你，我可不管你这套！我管你侯爷还是王爷呢？你真要是作恶多端，我就把你这狗头摘下！

南侠动了这个心了，所以就沒去东京，一拐弯奔了陈州了。在路上他又听说：包公奉旨上陈州放粮来了。南侠一想正好，干脆我就别走了，在这等着我的好朋友，帮着他在此放粮。

为了暗中保护包大人，南侠可没闲着，找了个店房住在陈州，夜探安乐侯府。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安乐侯在这里商议刺杀包大人的事！他们说的话都被南侠听去了。展雄飞暗吃了一惊，哎哟！心里说：多悬啊！我要晚来一步，包大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没想到这安乐侯这么阴险！

他有心拉宝剑跳下去，宝剑战群贼！又一想：慢着！为什么呢？无凭无据，你这一打，人家把嘴一转个儿，问你为什么。你说人家行刺包大人，人家管你要证据，在哪儿呢？这叫空口无凭啊！别看南侠年轻，这个人办事十分精细，不做了把握的事。另外他又一想：我捅这个马蜂窝也没必要。但是怎么救包大人呢？他想了个主意：不是这个草上飞项福要行刺吗？嗯，我跟着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拿刀一行刺，我当场将你拿获！人赃俱在，不怕你不承认。通过你的嘴再咬出安乐侯，一个也跑不了！

但是南侠又一想：不行！他没会过这个草上飞项福，不知道人家的本领有多

高。你光说拿人家，到时候要拿不住怎么办呢？真要一伸手不是草上飞的对手，岂不耽误了大事！这怎么办呢？南侠想来想去，忽然想出个主意来。干脆我在暗中试验试验，看他这个草上飞究竟有多大本领，好心里有数。假如没有人家能耐大，干脆我另想办法。要比他强也就放下心了。展南侠拿定主意，在房上偷偷跟着项福。

再说草上飞，拎着银子包，鼻子眼儿里还哼哼着小调从月亮门洞儿穿出去奔后花园。出了后花园，那有个跨院就是他家。这小子单身生活，没有老婆也没孩子，他打算把东西搁在家里头。这个后花园占地能有几十亩，楼台殿阁，假山小桥，枝叶茂盛，四季花草，这是安乐侯散心的地方。项福这小子刚走到凉亭这儿，南侠就跟起来了，展昭一想：我大胆地试验试验！

再看他蹑足潜踪，喳喳喳，比狸猫还轻，就跳到草上飞的身后。抬起左手，奔着草上飞的后脑勺，就拍了一巴掌。

“啪”这下打得挺重的，草上飞根本没注意，正唱着呢，“噫噫噫”就是一愣！

第二回

国舅府展昭调草上飞
醉仙楼老头出语损二人

草上飞吓得一蹦，扭回身来一看，没人儿！

“哎！谁呀？谁跟我闹着玩儿呢？”

南侠没离开草上飞。他使了一种绝艺，叫“贴身靠儿”。紧靠着项福是左右未离。项福往左转，他往左转，草上飞向右转，他向右转，这小子就没发现。他又一合计：哎哟！不好！这花园子里头死了不少人啊！安乐侯净干缺德事啊！抢霸民间少妇长女，光那女人就糟蹋多少，逼死多少！据我所知，那节烈的女人不是投河，就在这树上上吊了。这些人死得都冤啊！备不住晚上闷得慌，就拿我开心，要闹鬼怎么的！

想到这儿，这草上飞头发根儿有点发竖！这家伙咳嗽了几声，紧往前走。南侠一看乐了，这个草上飞，别看外表上长得凶猛，实质上武艺并不高，连这贴身靠儿都没有识破。又一想：不见得！他既然自告奋勇，就有独到的武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他备不住没注意。不行！为了稳妥起见，还得试一试！

南侠打定主意，“蹭蹭蹭！”又窜到项福背后。这一次比头一次那胆子还大了，一看项福背后，背着一把三岔鬼头刀。南侠抬起右手，按绷簧，抓刀把儿，“咯崩！刺棱棱！”把项福这刀给拽出来了，隔着这个肩膀子，就扔到前边去了。“仓嘹嘹！”这一下可把项福给吓坏了：“哎呀呀！谁呀？”项福一想这刀怎么飞了？我说这谁干的，甭问！准是闹鬼了！

这小子想到这儿，一哈腰把刀捡起来，撒脚如飞，“刷刷刷！”一溜烟跑了。南侠的心这才放下，暗想到：呵呵呵！安乐侯啊！你瞎了眼了！行刺包大人怎么派了个饭桶，我要抓他如探囊取物！行了！

南侠笑得挺得意。他可没想到：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在南侠的背后，不到二十步远的一棵树上，那儿蹲着一个人。这人两条腿攀住树枝，分着树叶往前看着，南侠这一举一动，全被这人看在眼里了。这个人暗一中挑大拇指：高！心

里说话：我说这漂亮小伙是谁呀？这贴身靠使得可真漂亮！这一心里一动，来了兴趣了，他打算跳下去跟南侠比试比试。可又一想：不行！这个花园子是安乐侯的花园，离着前庭不远。我们要一动手，就捅了马蜂窝了！干脆我跟这个小伙子看个究竟，在适合的地方再比武也不迟！这个人想到这儿，偷偷跟着南侠。

再说这项福。现在有人警告你，你就别去行刺了。要不怎么说这个人是个饭桶，四肢倒挺发达，大脑有点贫乏，也许是为名利迷住了心窍。他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洗脸漱口已毕，把银子全锁到柜里头，带了足够的川资路费，换了套新衣裳，拷好了鬼头刀，拎着个长条的包袱，照照镜子，把门锁上，这才离开陈州赶奔大道。

南侠离着他不远儿，后头跟踪。在南侠的背后，就跟着那位世外的高人。这三人好像拴在一条绳上，左右不离：离开陈州已经两天了，项福是个草包，并未发现有人跟踪。南侠则不然！还没有一天的工夫，展雄飞他就发现背后有人。他心里纳闷儿：这是谁？难道说安乐侯又派了一名刺客？要这么说，我腹背受敌，多有不便啊！

南侠一想：我得弄个清楚！他往前走着走着，冷不丁来个黄龙大转身，“刷！”就转过身来了。他往大道上一看，人来人往，走道的人络绎不绝。推车的、担担儿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有多少人，也瞒不过展南侠的两个眼睛。南侠这一眼，就发现这个跟踪的人了。离着自己不远有个小老头，嘿！这小老头长得：身高不满五尺，肉乎乎，圆乎乎的，娃娃脸跟红苹果一样，一对月牙眼自来笑，狮子鼻子，红红的嘴唇，颏下二尺多长刷白的胡须，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这个老者，头上带着一把抓子随风倒，身穿土黄布的长袍，腰里系根布带儿，下边蹬着一双洒鞞鞋，手里还拿着把小扇子。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多少有一点罗圈腿，走起路来，一蹶一跳的，乐呵呵在后头跟着。

南侠一看，闹了半天是个老贼！这可怎么办呢？展南侠十分精细呀，他一想：这两个刺客，到了时候我对付哪个？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倒是小事，要把包青天给伤了，可就耽误了大事！为此南侠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一边走着还一边想对策。

话分两头，这一天草上飞正往前走着，来到个大镇，叫安平镇。这个镇能有一千多户人家，正中央东西的大街，南北的铺户。草上飞迈大步进了这街里，他晃着脑袋瓜一看，哟！这街上真热闹！买卖家都油漆彩画，焕然一新，张灯结彩。还有许多工人，在那块儿搭松柏的牌楼，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服，笑笑呵呵的。他一看，这怎么回事？跟本地人打听去：“说老乡，借光借光，你们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



本地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乐呵呵看着他：“壮士，你大概不清楚吧，我们这儿有大喜的事情！明天奉旨的钦差包青天，就要来到我们安平镇。你没看我们这么收拾吗？是迎接包青天啊！”

“噢！”项福这心里就一动，暗中思想：包黑子来了，那干脆我就甭走了。我在安平镇休息一天，等明天包黑子一到，我就把他人头砍下！

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围着安平镇转了几圈。这是干什么？这叫踩踩道，看看从哪儿下手合适，从哪儿跑合适，成功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要不说项福这小子有经验呢！他做到心里有数之后，找了一家王家老店，包了个单间，住的一号。

他刚住下，南侠就到了。跟店房的伙计一打听，项福住的一号，南侠就住到二号。南侠刚进了屋，他身后那小老头，一蹶一蹦也就到了：“伙计，刚才那二位住到哪儿了？”

“老先生，他们住到东跨院一号、二号。”

“挨着他们还有闲房子没有？”

“有有有！三号还闲着呢！”

“我住三号！”

老头住到三号了，南侠一听，哟呵！这好啊！左右一边一个，把我夹到当中！看来一定是个老贼了！我得给包大人送个信儿，让他们也做好了准备，再有我帮忙也就万无一失！

想到这儿，他把伙计叫进来一打听，说包大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伙计还真清楚，告诉南侠：“这包大人就在前一站叫三星镇，在火神庙打了公馆了，明天就到这儿。”

南侠把地点问清了，管伙计借来文房四宝，刷刷点点给包大人写了个纸条，然后揣到怀里。掌灯以后，南侠早早就躺下来，约莫在定更的时候他又起来了，眨眼儿往两旁听了听，项福早已沉沉入睡，鼻息如雷。他再一听，那小老头也熟睡了。南侠赶紧周身上下收拾利便，把窗户推开跳到外边，又一合身跳到大街上，赶奔三星镇。

六十里地说不远也不近啊，那也就是南侠的脚程。再看他，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鹿伏鹤行，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儿，往下一哈腰，电闪腾飞，一溜烟儿就来到三星镇。南侠找到公馆，心里头一琢磨：最好我别见包大人，包大人太忙了！一路之上还得放粮，还得代理民讼，全指着晚上休息。我们俩这好朋友，一见面说不完的话，那不耽误事儿吗？反正早晚也有机会。

想到这儿，南侠没进屋，用块石头子儿把这纸条包上，“啪哒！”就扔到院里了，被巡逻的发现了，把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句话：“明日安平镇，谨防刺客”，落款是俩字：“展昭”。

巡逻的赶紧把这字笺呈给包大人，包大人大吃一惊，一看我这好朋友展雄飞来了，怎么没露面呢？作为知心朋友，他也理解展昭的用意了，提前做了防范。按下包大人不提，再说展雄飞。把字笺投完了，心放下了，这才回归安平镇。天没亮的时候他就回来了，这回是心安理得，脱吧脱吧就睡了。日上三竿，南侠这才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着，他一听那草上飞项福早起来了，正在那屋漱口，漱完了口又洗脸，连咳嗽带放屁。这家伙浑身上下尽毛病，是震天动地的，他就听项福跟那伙计说话：“哎，我说伙计，包大人什么时候能来呀？”

“嗯，据地保的通知，中午才能到呢！”

“噢，中午才来呢！我再借问一声，到什么地方看包大人比较合适呀？我打算开开眼！”

“大爷那还用问吗！我们这块十字路口，有个酒楼叫醉仙楼，最好您到楼上包个座，在那儿看才合适呢！”

这草上飞把银子会过，提着包裹，背着刀，心中暗想：包黑子，包黑头，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日！

这安平镇是个大镇，大街中心足有三里地长，买卖铺户都集中到这儿。为了迎接包青天，油漆彩画张灯结彩，本地的地保官人全出动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这儿维持秩序。尽管这样，看热闹的老百姓，还是拥挤不动啊！谁不想开开眼，瞅瞅这位四海扬名的包青天呢！所以这房上、树上显眼的地方，看的人就太多了。草上飞没心看这些，穿过人群，来到十字街。抬头这么一看，路北果然有一座酒楼，高搭三层，一块金匾，上写“醉仙楼”三个大字。迈步他就进来了，结果到楼下他这么一看，傻眼了！没座儿。平常没这么多人，都想找个好位置看包青天。他上了二楼，一看人也不少，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又上了三楼，这三楼啊还没满，靠着窗户那还有两张闲桌儿。项福凑过去，把窗户推开，往下一探身，脚下就是十字街，包大人正好得在这儿路过，凭着自己的本领，手扶窗台，往下一跳，落到大轿的旁边。噢！这一刀，就能把包大人置于死地！就在这儿吧！他心满意足，把包袱放到八仙桌上，拉了把椅子，坐下来。

刚坐下来，跑堂儿的就跑过来了，擦抹桌案，满脸赔笑：“大爷，呵呵，您才来！您用点什么？吩咐一下，我好给您老人家准备。”

“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呢？”

“哟！大爷您还不知道啊！我们这是个大饭馆啊！那从东京到陈州，必须在我们这儿打尖啊！这可不是当着您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窠蹦的、水里鳊的，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丝儿、片儿、疙瘩、块儿，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我们这儿是应有尽有！”

“少他妈扯淡！我问你，上等酒席多少钱？”

“纹银二十两！”

“去！我要上等酒席一桌！”

“是！是！是！大爷，我斗胆问一句，您一共几位？”

“就我自己！”

“啊！是啊！您一个人儿吃一桌上等酒席？”

伙计是好心，那意思，上等酒席一桌，光菜就一百零八个，你这玩意儿能吃得了吗？要吃不饱你再打赖怎么办呢？哪知道这没等把话说完，项福把眼一瞪：

“怎么的？一个人儿就不能吃上等酒席吗？噢！你怕我没钱吗！爷爷有的是银子！慢说还吃，就是不吃看一眼也照样给钱，懂不懂得？”

“是！是！是！大爷您甭误会，我们有东西还怕卖吗？是不是呢？既然您愿意吃，现在小人就给您准备！”

“另外多给我来点好酒，听没听见？”

“我们这有十里透瓶香，还有顺风倒。”

“嗯，每样来一斤！”

“是啦！灶上的师傅听着，三楼有位大爷，要上等酒席一桌啦！”

上下呼应，时间不大，这伙计拿个托盘，陆陆续续把这菜就端上来了，吃碟筷子都摆好了。项福这小子还真饿了！两三天来，他忙于赶路，吃的是不香不臭，今天算扎实了。他往这儿一坐，提鼻子一闻，真香啊！怪不得那伙计吹呢！果然这菜味做得挺得味。拿着筷子夹了一口：“嗯！可以！”

这时候好酒也给他拿上来了，项福自斟自饮，喝一口酒吃一口菜，心里琢磨着：到晌午还挺长时间的，我呀别着急，慢慢喝，到了晌午还得下手呢！

他主意打定，就在这儿磨蹭着。正这个时候，就听掌柜的在楼下喊：“楼上让座！请！”

“噔噔噔”楼梯一响，南侠上来了。因为南侠听着草上飞走了，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一直撵着他进了酒楼。南侠又沉了一会儿，这才到了楼上，用眼角一扫，一看项福在这儿坐着，离着他不远，展昭找了个座也坐好了。这时候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才来！”

“啊！才来！”

“您用点什么？”

“这么办吧！伙计，听说您这饭馆子，厨师的手艺不错。你看着办，给我来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再来一斤好酒。”

“是了！您哪！”

伙计心想：你看这个人，长得也漂亮，说话也和气。你看刚才那小子，长得奔眉头翘下巴，眼珠子一瞪有横有诈。哎！看来人不一样啊！

伙计喊下去，时间不大，酒菜端上来了。展雄飞也不着急，自斟自饮，摆着这个项福。正这个时候，掌柜的又喊上来：“楼上有座，请！”

这人走道都不老实，踩着鼓点儿就上来了，蹦出来个小老头。这老头儿，就是跟着南侠那位高人，算了账也来了。老头到了楼上一看，那边是草上飞项福，这边坐的就是那个漂亮小伙，老者左右瞅瞅也没好地方啊！

这伙计一看，老头儿的个儿太矮了，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

“嘿嘿！老人家您才来！”

“啊！才来！才来！哎呀！你这买卖做得可真不错呀！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啊！发财发财！”

“呵呵，托您的福！不过今儿是特殊，往日没这么多人。老爷子，您看您坐到哪？”

“这这这，也没好座。”

“是！您晚来了一步。哎，老爷子，您要不嫌弃的话，把着楼梯口这儿还有张闲桌，您看怎么样？”

“行！行！行！我有个地方就可以。呵呵！”

这小老头儿乐乐呵呵，到桌子边椅子拉开一坐，坏了！为什么？够不着桌子。

“我说伙计，您这桌子怎么整这么高啊？”

伙计好悬没乐出来，心说话：这桌子的尺寸都固定的，能随便往高了长吗？你怎么不说你个儿矮呢！可这话他没法说呀！

伙计赶紧找了个小板凳，往椅子上一摆。老头儿往这一坐：“嗯！这才正合适！”

“老人家，您想吃点什么？”

“哎呀！伙计，老实说，这么大的饭馆子我还头回进。你要真问我吃什么，还真把我问住了，连菜谱我都不懂！这么办吧！您挑那最便宜的，花钱最少的，还最好吃的，你给我来那么一个菜。这酒啊，我多少会喝一点，给我来它二两酒。伙计，你看怎么样？”

“哎呀！这……好吧，老爷子您别着急，我跟厨师傅商议商议啊！包您满意！”一会儿这伙计回来了，给老头儿做了个肉段儿，还挺烂乎儿，摆这儿了。

“您看这怎么样？”

“挺好！挺好！就那么的！伙计，你乐什么？”

“没乐呀！”

“哈哈，你乐我了，大概你是笑话我吝啬，舍不得花钱。”

“不，不，不，老爷子您猜错了。您来了，不管吃多吃少，您是财神爷！咱是做买卖的，哪儿敢小瞧主顾啊？”

“你真会说话！其实，伙计呀！你笑话我也好，不笑话我也好，我也得把话



说清楚。人要到了老年啊，都这样！莫笑他人老，早晚两鬓白呀！你呢也有老的时候，人要到了岁数了，他就想的事儿多。孙男弟女一大帮，能不考虑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我舍不得花钱，我那儿孙可舍得！到哪儿花钱不在乎！拿我那侄儿、儿子们呢，到哪儿一坐，你要问他吃什么，他把嘴一撇‘我要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到了我孙子这辈儿上，更大方啦！往哪儿一坐，那嘴撇得跟条儿一样，一张嘴‘我就要上等酒席一桌’。假如伙计你是出于好心，你问他能吃得了吗，他瞪眼就得打人哪！他还说‘我看看就给钱，爷爷有的是钱’，说这话的都是我的孙子！哈哈！”

这草上飞项福正喝酒呢，一听老头儿说这番话，把他气得把酒杯放下：“嗯？”

他直叫唤，心说话：这老头儿是哪儿蹦出来的？说这话真可恶！这不说我呢吗！谁是你孙子？

这个项福就想打仗。但是火儿上来，他又压下去：嗯，慢着！到了晌午，我还得刺杀包黑子呢！要跟他打起来，岂不因小失大？忍着吧！他又一想呢，捡什么，也没有捡骂的！人家没提你的名，道你的姓儿，这玩意儿是有点没意思，不过有点暗气暗憋。他瞪了这小老头儿眼。

慢说草上飞生气，就南侠听这话也有点别扭。南侠笑呵呵看着这老头儿，心里想：这老头儿谁呢？跟了我好几天了。贼？还不像。不是贼？他鬼头鬼脑的，要干什么？方才这话言话语语之中，找我的便宜。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你就给我做个长辈，我也不算吃亏。不过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南侠一想：算了！等把包大人救了，这个危机过去，我再找你算账。

所以南侠没露声色，也没接这茬儿，打这以后，几个人都低头饮酒。又过了一會兒，就听醉仙楼下，马挂銮铃的声音。听这声音还不是一个人，南侠又一听，有一大帮人说话。

“哎哟！员外爷！”

“员外爷，您打哪儿来？”

“您怎么老也不来呢？我的员外爷！”

“您快往楼上请！楼上请！”

紧跟着楼梯一阵响动，三楼上上了一帮人。为首的是四个大个儿，这四个人，头上都带着甩头疙瘩，青罩帽儿。身穿短打一身轻，每个人都挎着把刀，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马鞭子。往脸上一看，薄薄的一层尘土，微微有点儿汗迹，看这意思，是走长途来的。这四个大个儿往左右一分，就见醉仙楼的账房、先生、东家、掌柜的、伙计一大帮，簇拥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往楼板上一站，展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啊！”

说为什么吃惊呢？上来这个人太漂亮了！再看此人，平顶身高，八尺挂零，